

■访谈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龚盛辉:高科技时代的文学小蜜蜂

□本报记者 丛子钰



丛子钰:您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之前已经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解放军文艺奖新作品奖、创作出《铸剑》《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国防之光》等优秀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我注意到您也进行小说创作,比如《绝境无泪》《通天桥》《老大》《导师》等。从1994年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8年,在这些年的创作中,《中国北斗》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龚盛辉:我近30年的文学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文学创作的前三年,主要写反映部队基层连队生活的中篇小说,先后发表了《通天桥》《老大》《野火》等。随着对国防科技大科学工作者工作生活的不断了解,熟悉,我开始转向反映高科技攻关的小说创作,先后发表或出版中篇小说《导师》《章鱼》和长篇小说《绝境无泪》。21世纪初,我开始结合本职工作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先后出版了《国防之光》《铸剑》《向着中国梦强军梦前行》《决战崛起》《中国超算》《中国北斗》。在这些作品中,《中国北斗》是最想写、最难写的一部作品,也是获得扶持力度最大、获得奖项最多、对我影响最深的一部作品。

丛子钰:当初为何选择写这个题材?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如何?

龚盛辉:其实《中国北斗》这部作品在我心中酝酿已久,我是一名军人,而且参加过1979年自卫还击战,因此对世界军事动态一直比较关注。而《中国北斗》的创作缘起,正与此有关。

1991年初,美国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作为军人,我非常关注这场“既让人惊心动魄,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战争。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大量投入高科技武器装备,使第一次海湾战争向人类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战争形态。事后,我对这场战争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为什么胜得如此干脆利落,伊拉克为什么败得这样彻头彻尾?主要原因,就是高科技武器使战争的天平,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高科技武器有多大威力,从“战斧”巡航导弹就可看出一斑。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耗时近十年,苦心经营了一座深入地窖数十米、富丽堂皇的地下总统府。战争爆发后,美军实施“斩首行动”,从战船上发射的两枚“战斧”巡航导弹,飞行两千多公里后,一前一后钻进了

直径不到两米的位于沙漠腹地的地下总统府地面换气窗,一举摧毁了萨达姆的地下宫殿。两千多公里发射的两枚导弹,钻进了不到两米的目标,令人不可思议。当时,看到这段录像时,我真的被惊呆了。然后我就想,美国的巡航导弹是怎么找到两千多公里外、直径不到两米的换气窗的?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一份介绍美国GPS的资料,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当时美军的导航卫星为防区外发射的巡航导弹提供精确制导,美军那两枚摧毁伊拉克地下总统府的导弹,就是在GPS导航卫星引导下,飞行两千多公里,并精确击中目标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关注美国GPS导航,以及中国开始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2017年,我的前一本书《中国超算》完成出版,北斗三号全球系统也恰在这时拉开了卫星组网的序幕。于是,我也迈出了创作《中国北斗》数年“长征”的第一步。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航天史上系统最庞大、建设难度最大、参建人数最多、建设时间最长的航天工程之一。对我而言,是数十年文学创作生涯里,采访、写作难度最大的作品,曾为此失眠复失眠,吃尽苦中苦。我先后采访五六百名北斗人,四进四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飞行里程可以绕地球数圈。本书的采访与创作,也是感动之旅。这种感动来源于北斗人“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北斗精神。这种精神充盈于他们为北斗卫星导航不懈征战的漫长历程,也体现在千万个北斗人身上。每采访一个北斗人,就被他们感动一次;每写一个北斗故事,就受到一次北斗精神的洗礼。这一次次感动、一次次洗礼,赋予了我坚持下去的激情。

丛子钰:这几年来军事题材佳作不断,比如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牵风记》,还有同样获得这届鲁迅文学奖的小说《荒野步枪手》《在阿吾斯奇》等,这些作家有些是您的长辈,有些还很年轻。您的创作受到过哪些作家影响?除了一些经典作家,当下的文学和生活给您在创作上提供过什么启发?

龚盛辉:任何一名作家,都是在阅读名家作品并吸取其创作思想精华中成长起来的,我也不例外。但我的阅读比较复杂,没有专注并深入研究过某一位大师的作品,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除了阅读文学作品,还要阅读并撰写许多新闻稿件,甚至要阅读和书写许多政论文章、工作报告。

有两名老作家对我的文学创作帮助、影响很大。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装备部创作室已故老作家苏方学。苏方学老师不仅创作出原子弹系列小说五部曲,而且极力扶持文学新人。在我基层连队生活小说创作遭遇“瓶颈”时,苏方学老师引导我说:“野战部队生活小说,现在大家都在写,而且基本上是名家,好作品太多,你难以抢到风头。国防科技大学那么多高科技作品,那么多名家大腕,是时代关注的焦点,是块

文学富矿,别人不熟悉,写不了。你熟悉,你能写,只能潜下心来深挖几年,一定会挖出几块‘狗头金’。”他的一席话,把我创作的笔触引向了高科技这座文学富矿。

还有一位是评论家丁临一老师。1994年,我的中篇小说《通天桥》几经退稿,自我怀疑之际,时任《解放军文艺》编辑的丁临一老师发现了《通天桥》的另一种价值,在1994年第9期上刊出。这是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它给了我文学之路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难忘当年与丁临一老师一边漫步,一边聆听他的指点和教诲的情景;难忘在《昆仑》杂志社,张俊南主编和我交流改稿意见时,他那循循善诱的话语、和蔼可亲的笑容;难忘在《昆仑》编辑部,与余戈编辑并排而卧,畅谈文稿的夜晚。在1995—1997年短短两年多里,《昆仑》相继推出我的《老大》等三部中篇小说和一部小长篇报告文学《路在脚下》,其中以高科技攻坚为创作背景的《导师》《与我同行》《章鱼》均获得全军文艺奖新作品奖。虽然《昆仑》在20多年前休刊了,但它至今依然如昆仑山一般耸立在我的心中!

我的高科技系列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要感谢当今这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呈现出井喷式、爆发式发展的繁荣景象,推动着人民军队现代化战车滚滚向前,她就像一片无边辽阔、繁花盛开、百果沉枝、轻风荡漾的大花园,任由我这只文学的小蜜蜂,随风起舞,追花逐香,肆意酿制文学的琼浆,收获高科技文学创作的芬芳。

丛子钰:您的身份既是报告文学作家,又是军人,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新闻工作者。不同的身份对您有怎样的意义?

龚盛辉:我首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一名作家。参军入伍后,在连队从一名新战士,到班长、排长,再到副连长、连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摸爬滚打了十年,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我此后走过漫长、艰辛的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性格基础。至于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它们是一种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关系。我作为新闻记者,经常深入科研攻关一线,经常接触专家教授,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奇闻逸事,搜集到大量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从事文学创作,可以掌握灵活多样的文字表达方式,让新闻作品更鲜活、更灵动、更打动人。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这些年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等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其中数十篇作品获奖,真正做到了文学创作、新闻写作双丰收。

丛子钰:之前在网络上关于您的讨论并不多,能看出您是一位专注于创作和工作的人,但最近在抖音上也能看到对您的采访了,这算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影响之一吗?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

龚盛辉:我从来认为,作家要靠作品说话。因此,从事文学创作近30年来,我不刻意炒作自己,也不刻意低调,一切任其自然,让自己保持一种该写什么写什么写的平和心态。至于现在有人开始在网上关注我,无疑是鲁奖效应。现在,写作已经成为我的退休生活方式,每天待在书房里,码上一段文字,其乐无穷。我目前正受漓江出版社约请,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铁河,一带一路征程》工程老铁路建设纪实》。以后准备重拾长篇小说创作,继续深入开掘高科技这座文学“富矿”。

■关注

“这位堂姑爱偷东西。”这是《冀中人物速写》里第1号堂姑的开篇总结。随着人物故事徐徐展开,一位特立独行的“为偷而偷”的堂姑形象立于眼前,忍俊不禁之余又让人颇为感慨。

作家虽然在这部散文集里讲述的冀中老家35个堂姑和45个堂叔的故事,读来痛快淋漓,如听地方相声,如看方言小品,更像在村头树下亲自参与老头老太的八卦大会,听各种大姑大婶带着方音口音横飞、连比带划地议论乡邻各家的家长里短、风流韵事。故事主角个个形象独特、性格各异,如同绘画里的速写,更像国画,寥寥几笔,人物便活灵活现立于眼前,形魂兼备。

作家的视野来源于乡村又高于乡村,在用乡土乡情乡音还原这些乡间故事的时候,也站在更高的维度以一种理解尘世的目光打量并审视着这烟火浓郁的生活和各异的人物命运。作家用生动诙谐的语言还原这些乡土八卦,同时也八卦着这些八卦本身,无意间常常造成文学舞台的间离效果。这种边还原、边总结、边吐槽的讲述方式,让人常常忍不住拈须大笑,转头却忍不住对人间这种种悲苦爱恨唏嘘慨叹……

这虽是一本散文集,但在具备散文独有美感特质的同时,更有小说网罗世相刻画人心的功力。其笔下诸多人物,虽各有坎坷命运,却无乡村题材常有的苦大仇深感,但也不一味粉饰岁月静好,正如一部笑中带泪的乡间喜剧,讲述着百态人生和世人的无奈、幽默与坦然。

比如那位爱偷东西的堂姑:“她偷东西似乎也不为得手,得手固然好,得不了手也无所谓。捉住也就那么回事,东西放回去……”而面对这位让人哭笑不得的堂姑,“村里已经不再防她,少了东西直接去她家找,找到就拿走,找不到只好作罢。人家来找,她也热心地陪着人家找,导游似的领着人家从东屋转到西屋……找到了替人家高兴,找不到替人家沮丧,弄得失主很惭愧,倒像自己不仁义,欺人太甚。”比如形容11号堂叔“小时候出了名儿的不冲撞,没有他不惹的人,没有他不犯的事,‘小时侯出个名儿都要扒下条新裤’。23号堂姑”见不得家里人歇着,“一歇着就百爪挠心,叨叨得没完没了,一叨叨得这人出门干活为止”。4号堂姑“早上一睁眼,看什么都不顺,笤帚簸箕都碍她,那嘴叭哒叭哒的,叭哒叭哒不停”。

单篇描写各式骂人,作者就亮出了十八般武艺:4号堂叔娶的堂嫂“文又文得,武又武得,全挂子把戏,熟得很。论文,她能骂,骂起来绵绵不绝,骂骂仁月,还擅长乘法,堂叔骂一句‘你妈’,她回‘一百个你妈一千个你妈’,堂叔骂‘你爹’,她回‘一万个你爹一亿个你爹’,骂得堂叔毫无招架之功。论武,她能拼,砸墙抓挠,力气不输堂叔。”堂姑21号“骂的花样不多,翻来覆去那么几句,重复又重复,但重复多了,简简单单的骂就有了威力。她拼的不是花样,而是内力,一股坚韧的绵绵之恨令她所向无敌。”堂姑27号“骂人不带脏字,却极尽污辱之能事,排比用典,灵活自如。村里人听她骂街就烦,太文气,不火爆,缠线蛋子似的,没意思。一听到上房(骂人),人们进屋的进屋,上地里的上地里,躲开她”。

更有意思的是,她常常一边如看客般讲着故事,一边还认真分析着村里看客们的心理。比如分析11号堂叔被大家称为“能人儿”,实际这“能人”不全是褒义,隐隐含有眼红嫉妒之意,“这眼红不能明白表达,又不甘心不表达,就说是能人儿。类似于夸女人美,不说她是西施,却说她是苏妲己,显得有贬义在内”。31号堂姑的故事主线完全就是以村里人如何为结仇的两个人居然没有发生冲突而操碎了心展开,讲到最后,吃瓜的村人大为失望正待散场,两家却终于爆发了肢体大战。

这些段子似的乡村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如相声里的逗哏捧哏般让人莞尔。而这些性格各异的男人女人,或低微或隐忍或霸道或悲情,以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处事方式结下各自的恩怨情仇,走向各自的命运因果。这些典型人物虽生活在乡间,但其实类似的人物在城市也能找到一一对应的角色。

其实,书写乡村的故事并不鲜见,但能真正成为文学作品并让人印象深刻,需要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人性的细致观察。所谓的文学性,除了惯常的要素,很重要的一点正是“使事物变得陌生”,作家的功用之一就是通过对寻常事物的形象化描写,让读者恢复对日常事物的漠然、无视,重新触发新奇感,产生审美的感受。正是作家虽然的重新讲述,让常见的乡村人物成功进入了文学作品,让读者感到新奇有趣。

和一般的乡土散文不同,这部散文集丰富生动的方言俚语并不是作为点缀散见于字里行间,而是完全融化在作者的行文风格里,好像是一位操着乡音的现代说书人。读这些作品,总是会想象用当地方言来发音是不是会更有味道。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地域行文风格,更加显出作者的文学功力。

作为曾经常常向其约稿的编辑,深厚的文学功底是让我对作家一直心生喜爱的原因。这是第一次看到虽然的人物类散文集,不出意外仍有惊喜。带着泥土芳香的语言有一种温暖的黑色幽默感,有一种对乡情天然的爱恋和随和通透的入世,不煽情,不使劲,仿佛在文学舞台上演着乡村版的脱口秀与吐槽大会。

在如今的快节奏时代,其实比起写什么,怎么写是更为重要的。在过去以纸为媒的时代,文学仍保留着大部分的注意力,写一个好故事是作家的主要追求。而多媒体时代,读者已经无法接受作者平庸地讲述一个故事,文章的形式已经从外在的技巧内化为作品本身不可分割的实体,变得愈加举足轻重。语言技巧、文字的表达能力,重要性绝不亚于故事本身。而这本散文集,看似结构并无苦心经营,每位主人公按号排序,如话家常,也不追求题意深奥出奇,就是桩桩件件细小巧屑的人物故事,却走出了很多乡村散文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如果就整体感受来讲,或许因为是女性作家,而女性的世界本就更丰富和柔软,总感觉堂姑们的故事整体要比堂叔们的鲜活饱满些。堂叔们的故事更注意“事”,注重人生经历主线,所以有些堂叔的人生经历虽丰富,却不如堂姑们的形象那么生动鲜活。尤其那些在两性关系间隐藏的爱恨情仇与权力斗争,从堂姑们的角度来看更让人感同身受。比如天生俊俏的堂姑8号,虽瞎了眼只视自视甚高,整日苦心打扮盛装出行,闹了无数笑话后当了婆婆的地最后又反顾地地上吊了。文章结尾只一段:“正是后半夜,猫不喵,狗不汪,人睡得正酣。只有月亮,缓缓向西,缓缓变白。”所有慨叹,点到为止。

好的作品自带让读者共情的能力,而这共情,都隐秘在字里行间看似客观的叙述中。作者仿佛只是在讲述所见所闻,而她的行文和选材已带着她的态度,传达出了她的所思所感所悟。

形魂兼备的人物速写

——读虽然散文集《冀中人物速写》

□明江

■新作快评 陈仓中篇小说《留鸟》,《北京文学》2022.10

「留鸟」的守望与期许

□周其伦

陈仓的中篇小说《留鸟》以朴素平实的笔调和催人泪下的诉说,刻画了秦岭深处小山村里的留守儿童杨改姓、杨改琴两兄妹的生活,用细腻灵动的情感再现了他们“留鸟”般的坚韧与执拗,将对远方母亲的深沉爱恋进行了细细铺陈。陈仓出生在陕西的丹凤县,而今却在繁华的大都市打拼,他的作品将秦岭山村的闭塞落后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进行差异描写,这种发源于文化深处的渴求与呼唤,无数次激荡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他的作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凛冽和旷达。陈仓的作品跨度宽广,且在小说、诗歌、散文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留鸟》与陈仓过往的小说几乎是一脉相承,作者的描写角度和表现方式也与其的故土情怀小说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作者这次将情节游走的重心放置在大庙村留守儿童的精神层面上去考校,真情实意地烘托出杨改姓、杨改琴这两位山村孩子日常生活的诸多艰难和精神依恋的彷徨无助,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乡村家庭,因为父亲的不幸病故,母亲只身到遥远的江中市机场打工维持生计,而自幼就生活在大山里的杨改姓、杨改琴,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唯一牵连,就是一天天憧憬地向向着母亲的早日归来。

在这样一种浓郁得化不开的伤感中,“留鸟”的艺术韵味呼之欲出。某一天,留守在大庙村、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过母亲的两兄妹收到了她的家信,说是春节将回家来探亲。

随后,小说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们为迎接母亲所做的大量准备,他们除了在上学的之余完成了坡上农活的春耕秋收,还学会了烧养鸡。同时,在表哥的鼓励下,哥哥还修好并驾驶起了闲置多年的破旧的拖拉机,两兄妹一边算着母亲回家的日子,一边想象着山村外的大千世界,当然想象得最多的,依然是妈妈所在的江中市,别人都说妈妈在那里的机场工作,那么天上飞过的每一架飞机,会是妈妈在看着他们吗?仿佛他们望见了飞机,就能够感受到妈妈温暖无比的爱恋。春节前夕,两兄妹迎来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噩耗,当两兄妹抱着妈妈的骨灰盒悲痛欲绝时,只有妈妈留给他们的录音成为了最后的“亲情念想”。

这些年,我们的目光大都集中在改变生存环境、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上,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令人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日渐落寞的乡村中,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少了,但他们内心的孤独却很少有人去触碰。他们只能像“留鸟”那般待在这里,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像“候鸟”那样恣意地走南闯北,对他们来说,沸沸嚷嚷的“外面”,很可能只是一种虚无缥缈。陈仓的《留鸟》从文学的角度去捕捉、触碰特殊群体内心的柔软,除了具有催人泪下的感动,还给予了我们非常宽阔的解读空间。小说里的大庙村,杨改姓、杨改琴两兄妹,这样的村落和这样的故事都不是孤例,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层面倾注更多的关注,陈仓用文学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努力地在作品中表达人间的温情与良善,这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

■短评

一部客家风物志和乡村图谱

□龚森林

简心《客路赣南》用精细的文字书写独特的赣南世界和客家情结,体现出精神原乡的守望和生命律动的变奏。《客路赣南》中,简心把笔触向外,思考生活色彩与生命原色,语言精练,情感内敛,迸发出赣南客家人性中的生命伟力。

《客路赣南》中,简心对乡村发展、故土家园、人物事件、文化地理进行挖掘、探寻和思考,眼底笔端有故乡烟云,有对世事生活的洞察,有对故乡家园的渴望,有对客家文化的叩问与反思,有历史时空中的人与事的还原。最让人动容的,是弥漫于简心散文里境界阔大的浓浓乡愁,这是寻找个人生命与文化皈依的文化表达。乡土是我们最温暖的记忆,不管现实对其如何冲击,我们内心涌动的是故乡曾经赋予我们的快乐,简心用自己的一笔一划书写自己的小镇小村,表现了作者感恩故乡的心路历程以及情感体验。如《油桐树下》《三色爱》《秋天的眼睛》《外婆》《大水流过村庄》《月子湾访记》《赣南暮春小调》《赣水深处》《秋色满西江》《碛香飘过的一土》《饮一村秋色》《鹿山下的花环》《储水一泓清》《窑洞精舍寻记》《客路青山》《一群水的舞蹈》《一场美丽的逃离》等,作者为客家人民而歌,把身体和灵魂都置身于脚下的这片客家故土,去沉思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文、生活与命运,去书写脚下红土地上的风云,既有历史回望的深情凝视,也有时代变迁的绝唱声响,蕴含着客家人矢志不渝追求信念的至爱,散溢着客家人对红土地的独特人生感悟。

作者一方面把赣南乡土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审美观照转换成承载文化的自然风物物象、日常生活意象与人类生活场景的诗意呈现,寻找自己的精神原乡;另一方面,将这些物象符号与历史人物心灵、作者本我的内心情感以及客家民俗传统联系起来,探寻其中的人文意识、生命意识和家国意识,从而描绘出一座座独具地域文化脉理的山水田园式的精神文化高标。作者穿越40多年故土发展的历史时空,将故事、人物、知识、情致、思考融入赣南变迁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中,在现实与历史、当下与传统之

间进行文化寻根与追问。

其次,亲情是作者建构精神家园的永恒支点。对于每一个在乡村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自然、质朴而又极富风土人情的故乡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简心在作品中用朴实无华而又灵秀优美的文字,执着追寻生命的脚步,勾勒出赣南客家乡村儿女的生活气息,把改革开放40年来的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隐藏在文本深处,用赣南客家的烟火味进行融合,呈现出奔腾不息的生命力,如《洗澡》。作者对父亲的思念是魂牵梦萦的。父亲母亲默默地关怀着他们的孩子们。作者通过诗意的想象和优美的文字,使碎片化的记忆重组为优美的田园牧歌世界如同山水写意,叙述着古老的故事和歌谣,也展现着极具人情味的新世界。

因此,《客路赣南》饱含着作者对人性美的深深依恋和对故乡情的绵绵眷恋,成功建构了一个温柔、和谐的乡土精神谱系。在故乡,听不到任何城市的喧哗,看不到任何城市的拥挤,唯有潺潺的溪流,芳香的泥土,挺拔的绿植,娇嫩的野花,以及那一股触手可及的旺盛生命力,像一团狂妄的野火,熊熊地燃进了每一个读者眼中。作者以“爱”之名倾注了她日记中所有的美好,所以在她的笔下,《寒露籽,霜降籽》《午月首事》《木柴上的花朵》《洗澡》《鹤山咀》《念花》《山窝里的耳朵》《田事》《一坛乡情烈酒》等散文如同悠扬的乡曲,倾诉着作者对亲情、乡情的怀念、追忆,那和谐的亲情、明媚的阳光、袅袅的炊烟、笔直的稻秆、烂漫的山花、美味的野果以及山水风光、风情民俗,都充满着诗情画意,都流淌着浓浓的爱,所以,作者需要通过文笔去描绘、去倾诉、去还原。

简心的散文没有惊艳的言语,没有华丽的文字,却散开乡风,用故事、用画面、用细节、用民俗去勾勒客家故土,对质朴亲情、诗意故乡、美丽赣南的执着尽洒字里行间,作者在低吟浅唱中诉说着生命的感动、情感的震动。故园、老村、亲情、乡情,在她的笔下都婉转生辉,绵绵悠长,回味无穷。